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遵巖集卷二十二

明 王慎中 撰

書

上李序菴閣老

其生也晚竊聞長者之論由高帝文皇以後稱相業者莫盛於三楊三楊相宣宗值重熙累洽之運機務簡寡宸極優游然而三公猶且殫竭勞瘁若不暇給葢制度禮文文貞擅其長而文敏或莫能贊兵旅將帥文敏騁

其智而文定有所不及此亦足以明相業之難而國事之不易於獨任矣今明公為相雖遭時熙洽不殊先世然而主上鋭情政理宵旰厲精稽古禮文之事百爾具舉至於禦夷閱旅之略理財足國之方明刑詰姦之典莫不剖剔蒐獵極其樞機品式之周視三楊時益多故矣而公挺然以一身任之無不當於上心而協國是非惟其酬應之能給而從容鎮定安若無事之氣象滿於四海之視聽然則後乎此者欲論世尚賢則稱相業者

又當不談三楊矣豈不盛哉豈不難哉古者三公並設無其人則不必備以明公一身而其輔主佐理之功章章若此信乎其不必備也儒者之論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信乎其無待於多論相也某遷竄之餘不足以談當世之務念惟往日叨備末屬謬荷知遇實未敢忘長者之賜茲者承乏山東視學之職又辱汲引之大恵顧惟無可以報於門下而致其區區之虛詞葢以求逭於情至而事不從之罪而公往者所以謬垂一日之

知者固亦在乎此也不宣

唁李序菴喪子

側聞令子之訃不勝愴悼明公勤身社稷憂瘁白髮而乃以至情之痛割公胷臆天乎誠不可恍矣往時備員户曹曾接令子同寀之末其冲和之德雅飭之行忘其家世之顯而不知身之為貴常退而誦其賢以為明公莫大之慶若以獲福得壽之常理論之則令子之美已足取必於天而況明公勳德旁作明昭固當千禄百福

保佑申重不宜使公為相而有哭子之悲也天乎誠不可恍矣賢孫二王其美無度此亦足以嗣令子而慰明公矣朝野倚仗之身幸為朝野保之伏惟裁情自珍不勝遐懇

再上顧未齋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謬通仕籍即孳孳於觚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十有餘年徒知掇摭割裂以為多聞模効依倣以為近古如

飲酒方醉吁呼喧呶自以為樂而不知醒者之笑於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衷不即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為大賢君子所棄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為鉅儒宗如公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

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可庶幾而賦分蹇薄方操案牘以茍升斗之禄不得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即無復摳侍門闌之日循心自歎知終不能以有成矣顧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蕲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為詩文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之死且不朽

上許冢宰

具竊觀前史人才之近古者莫盛於宋宋世之盛者莫如韓范二公其得失鈞衡則朝廷以為輕重其往來邊圉則士卒以為安危相業人物為宋第一而二公之子忠彦純仁復以相業人物著勲當時垂名後世此兩氏父子固其一德相傳厥美世濟然而仁宗深仁厚澤所以培植成就之功良不可誣洪惟我朝孝宗皇帝茂德至治遠過宋仁而襄毅公當弘治之盛卓然為時名世在廷則弘弼亮之績在邊則著安攘之猷視忠獻文正

無少愧讓篤生明公昆弟咸賢而貴為一代名門備有國家以來未有之盛事就官秩而論則所謂一門父子兄弟三為尚書者國朝未有也兄弟同時為兩部司徒者國朝以來未有也父子繼為冢宰者國朝以來未有也是三者皆焜燿隆顯世所稱卓絕希濶之事然鄙人之心則以為此未足以言許氏之盛蓋明公之德業功名已昭播於士林為世仰頌今者特荷上眷晉為冢宰受命方始益懋厥德將崇廣日躋施之無涯而傳之罔

極宋之韓范父子人物相業之盛非惟莫能專且將貺而見讓焉夫由建國列署以來為冢宰者亦多矣而德業功名之有成後人所共知其人而不朽者不數人焉三王姚馬及襄毅公其選也夫以不朽者之難其人如此而明公父子遂處其二則其盛而可紀豈與前所稱三者之事同日而論其卓越希濶哉某外臣卑官也不足以談當世之務顧惟平日好古尚友之志竊覩明公一姓之美私有所慕而觀政刑曹曾備一日之屬附名

年家又有百世之講是以敢進其說以代賀問之誠伏
惟鑒之

上嚴介谿宗伯

嘗觀宋朝嘉祐治平之間稱爲盛時謂諫官得職而人
主能受言也今讀當時諸人彈事奏狀類多掇拾煩碎
不闗大體或抵摭大臣疑似之迹闇昧之事浮游之言
許而發之以爲無欺不避至有爲誣與憤者而人主不
爲別白惟務含容大臣固不以煩言㝠眷任諫官猶仍

職守位不加斥罰而所謂大臣者亦以體貌自崇不為皦皦悻悻之節以爭於上雖其政未合乎古而其氣象之廣大可謂上下兩得大小各盡者矣此其所以為盛與自嘉靖六七年以來臺諫之臣往往以言獲罪故人亦以言為諱而士夫之心亦深以為憂夫所謂言者豈必其皆中而無可罪然使人以是為諱則可憂矣伏見一二年間言者稍稍得進以為盛矣而乃有致疾於公者得無有掇拾抵摭之為耶是可駭也然主上不以是

疑公士大夫不以是議公公亦不皦皦悻悻以爭於上獨厚自引抑求去以明言者之無罪主上益信公之不嫌而重其任然則言者固宜亦諒公之無猜而平其心矣所謂上下兩得而大小俱盡者非今日與是以某不暇恨公之見誣而方幸斯時之為盛是公以一身受為理之惡而使天下之人曉然知主上有受言之美雖其不中而不譴則其有益於時而光顯主上之德豈有量耶伏願公益懋明德以喻於海内則主上之眷宜有隆

無替言者之嘵嘵安知不反而為稱頌揄揚之舉耶其辱知教有年僭謂闗憂喜於明公是以敢進其說惟我公必鑒而信之也

與夏桂洲

古所謂相天下者之盛德大業其效何如哉賢不肖各當其位材否各守其職意諭色受而人莫不自得而其精神之所鼓動聲氣之所嘘號亹亹然不敢有怠玩放縱之心常若有人臨督而程勸之於其間而莫知其所

由此雖唐虞之治亦不過此故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又曰率作興事此其為德顧不盛為業顧不大哉今之在位者莫不曉然自知其才分之足以得之賢者固無不庸不肖者亦無所棄而賢不肖者莫不勉於在位思以自效而見於時以求用於上於是天下之事功興起震發無有不凝之績雖以某之不肖亦尚得以竊禄於時忘其才之不足以奮而日鰓鰓焉明公坐於廟廊垂紳振笏雍容密勿而其鼓舞變化至於如此之廣古之

德業何以加此

上唐漁石尚書

某少不知學徒有狂簡之志徑行冥趨觸株抵瑫失道知返又不得聞大人君子之論指其嚮往猶倀倀乎其莫之雖能追悼既往之愆而卒未有以迓方來之美甚用慚痛悲終棄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以辜此生今舉朝野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傳頌瞻仰曰當世大人君子惟婺州唐漁石公一人而已竊不量其不肖思欲一

出門下以畢愚志分毕輩後莫由自致蓋常歎而自悲以為旣知其人又及其時而卒不能致此志則是終見棄於大人君子而已不謂明公兼聽廣覽之下不遺猥鄙破流俗之謗議而察之毁言薫耳而不信誣詞盈牘而不脏遠地傳聞腐心刻骨繼之以涕不自知何所得此於門下也人莫親於母子而聽尚惑於三至之言況乎踈賤之身未嘗奉一日掬溜加箒之役於門下而曠然察之若此骨肉之恩等之為薄也情至而事不從恐

不免於小人之歸且因謬自喜以為自此或可望收於大人君子接其嘉惠指迷途而就大道謝昔者之悲以竟致其志則為幸孰大焉是以冒昧自通統辱裁察而進之伏俟下風

上王浚川尚書

某顓蒙孤陋百無所能顧獨有志於學然以其顓蒙孤陋也力不足以向往而耳目無所開啓十年於茲因故守舊無所加於少之錙銖不揣私心常願得事當世之

大人君子一出其門承几席之末論以發蒙廣陋庶畢此志是以引領跂足欲自通於明公之門下者蓋蓄積于中久矣反顧其顢蒙孤陋也宜無所受教於門下之餘席愧而不敢進中之所蓄積者蘊而為憂悲往者得罪去國知必長棄永擯無復登朝之期於時而不冒昧一見焉是終不得見矣蘊而為憂悲者又當成疢疾至於一旦填溝壑抱無窮之恨也故敢冒昧通謁門下反辱明公賜之坐而語之諄諄不以大官卑小吏不以前

輩息後生其所以慰藉而誨諭之者多聖賢之微言公之所獨得而某之所不能與者奉而辭去忘其謫竄之窮而慨然以得聞大人君子之論以淑此身而畢往志為莫大之遇當其慨然之時蓋謂繼是日有所得焉將忘其貴賤之跡長少之分而以聞於門下以求正也不揆其顓蒙孤陋也視昔無損復自愧其惰弱之甚絕不自通於蓄積之心視昔不懈而加耿耿尚有冀於後也日者受事東土則明公之流風遺教往往而存尋正學

而追宗慕令修以勇紹復有昔日慨然之懷矣向者章丘杜生來致公所貽手教大集長跪拜貺展而讀之若侍几席之側以試事之不遑未能裁候茲乃稍休用敢齋心肅慮述其踈遠之狀愧仰之誠以幾幸門下之察而望終惠之

與王順渠祭酒

僕獲聞於君子長者之言心所願見者當世有四先生也河内何栢齋關中呂涇野吳下魏莊渠齊東則先生

也往歲謫官毗陵稍遷留都故得謁涇野於官邸從莊渠於里居二先生不見鄙以不可有言垂賜誨諭至於惓惓中心竊幸因用自奮惟先生與栢齋公未償所願日者承之東臯誠欲修敬求通庶幾君子一言之教而職事敦迫未展此懷欲拜書門下念惟身之未能先空言恐不足以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莫由自達又念守官有次既未得旦夕就見門下而日月其除歲將改矣不任其景企之心遂忘簡率遽以書先伏惟先生

鑒其心之誠而略其跡之慢而有以教之尚圖奉見之日更質所聞以悉此心不宣

上穆玄菴太常

先生當世之名儒也經淫傳癖周情孔思繭絲牛毛之功未知虛齋先生視先生何如也僕晚進末學未能窺先生之蘊然一日從事於章句文義之間不知揣量願見門下而請益者其心未嘗自廢也日者承之東臯思欲一見君子以遂本心而屬職事敦迫之際弗克如願

欲拜書門下念身之未能先空言恐不足以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莫由自達又念守官有次既未得旦夕就見門下而日月其除歳將改也且辱長者之見先敢忘簡略僭以書聞伏惟先生鑒其心之誠而宥其跡之慢幸甚幸甚

與葉洞菴給事

往時同仕于朝雖不及接一日之懽然常於表著之位望見威儀私心起敬以爲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而先

生竟以直道見斥斥而且廢縉紳之士所共嗟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己而無待於外則世之嗟憤者雖於情為正於事為義然亦豈為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有以用之而棄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必有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焉宴息於洞菴之中也哉敬為世道望之久懷裁候因循至今心往跡踈伏在鑒原

與謝與槐提學御史

執事一時偉人也文學政事節行智識今之成名者或得其一而猶未至而執事皆優優乎兼之夫以執事之美之富如此宜乎雄視遠覽雖豪俊特拔之士尚未足以承交於下風況孤陋淺薄如不肖者豈宜扳望聲光然執事忘其身之富不察僕之為不肖而辱與之為友使僕亦自忘其身之孤陋而僭託於高明騷人稱樂莫樂兮新相知其謂是矣日者赴臯齊東始知執事督視鹺政行部至齊而僕以淹跡故園無由侍往日之歡不

勝追恨然執事之齒及不肖姓名者逢人輒致其情是執事未嘗一時而見忘也今之衰也乃有交道如執事而僕實當之豈敢但誦以為私德而不勉焉以相副哉山東聖賢之邦也其餘教遺風斬然不復可見甚可悼也不揣不肖思以變易其舊習興起其新志誠不量其力之所不及顧以為此心此理不殊古今則此學之明晦絶續其責固在吾人而非俗之不可變也側聞執事新受命于朝視京圻之學政不勝吾黨之幸古人稱建

首善自京師始得執事為師鼓動變化其與也勃然僕之不肖亦將觀首善之風以自勉而布之齊魯之士也旣辱相知又守職偶同有可督教時賜惠音此僕之大願也此僕之大幸也臨書嚮往

與藍北泉御史

先生天下之士也某自結髪入朝則知先生之名而願見焉以年之相後地之相去無由也日者叨命大邦行部東土正圖導瑯琊由莒即墨之郊以至海上求見先

生而訪所謂牢山者竟為向導者所誤問途不審毋此本心不勝悵怏夫不肖雖末由躬謁先生然願見之誠固已積之數年而始僭通於一日也先生亦宜鑒于之誠而有以教之毋以其愚而不足與有言也不肖雖愚然所竊者大邦風教之責也先生毋亦為邦之士憂乎如此則先生當必有以慰余之所望者矣伏楮無任瞻切

與姜艾峯御史

往歲聚首京師過辱厚誼雅愛佩服難諭執事按節西行猶得時聞音徽兼承居起及不肖竄身南上陛伏冗官不敢僭通名姓於交游是以無由繼其惓惓之私每引領北嚮未嘗不慨然興懷於昔游也遠地閑僻無所聞知然執事之官業光赫聲望崇隆著於臺端逮及下土雖以不肖之陋亦得聞而知之以慰其私甚幸甚幸日者受事東土猥蒙貺損戔教重以腆幣拜賜感誦知盛德之不忘於往日也祇謂東行有期得以攀望門闌

一盡平生是以不欲以空牘先之不揆賤事鞅掌由西徂東淹越旬朔至萊之日而執事已趨朝矣不勝慊悵茲以試事既畢乃敢齋心肅慮修誠門下伏惟鑒而原之不宣

上魏莊渠公

自得見君子以來廓若發矇始知正學之有所在而此生之幾於虛過奉以周旋時有警省不敢喪己於流俗之中溺志於技藝之末惟以聖賢之言維持此心雖自

知茫無所得然循是不舍或猶有可就正於異時再見之日也思復德言想像道範下懷戀切朝夕靡怠悅而不繹知愧門下某死罪死罪

與陳芹山

久懷奉候不逢便者甚用㵎然蘇學諭來始得備聞執事居起又知身教之所型範淵學之所漸涵人情大服士習向美足以知大賢之所作為非淺陋無得者所敢望僕聞之益知自愧亦因以黽勉承風將竊附于同志

之末不揆甚矣蘇君之來出僕望外而入省之日以及卒事之後臺察藩臬諸公終始推其賢譽之不置僕深用自喜為平生同游之光且無謬舉以欺執事之咎甚幸甚幸執事教學並茂資地已崇固不得久為兩浙之崇統未即入登臺寺暫借東土一日使僕得奉教周旋則平生傾仰之願足矣蘇君行迫屬當擾擾之際臨楮不備

與張南墅

日於欒東庄處聞執事旋節故園急欲致候居起而未有其便方懷惓惓而尊教先及無任浣慰僕受事大邦忽及一年矣苟且鹵莽於校量文藝之間曠越日月其於學校之政教化之實茫茫乎未之能舉也猶諉云日力有所未及然自揆其綿薄之所得雖有餘力而亦莫之能舉也甚愧甚懼執事辱在交游之中謬為見察者其可無所開導教戒之而第以部內使者之禮泛然待僕耶甚望甚望趨朝之節何日西逮尚圖披晤以盡耿

耿使路阻修越江涉湖載離寒暑想惟吉人所履明神茂相下情幸甚

與張東州

執事當世之偉人也鷹揚詞苑雄視高舉足使羣羽畢伏衆喙咸戢然則今之蜚聲著藻斐然成名者尚不可以當執事之一顧而謭陋瑣茂如僕乃辱見取爲何也讀行部見懷之詩推與過當良非所任不知其悪豈非情蔽於所愛耶大冊見貽瓊瑰滿握瑩目怡神塵煩頓

濯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烏足以言寶哉而默無一言可以附李報礫投愧如之何從劉函山處誦彭彭者車之篇不謂古風既絶而頊續書中復記存賤子豈惟詞足以接古人之聲而交亦足以亢古人之誼何其盛也臨楮瞻切不盡

與林希載戸部

側聞滎拜民曹私心殊不能平以為方今士流文學操行如吾少峯者不能以一二數乃不得居侍從列要近

而獨置之於此耶又念吾子精敏好學之志累於簿牒程課之間不得以專其力而一其思慮則欲一日脫去縣邑之繁冗宜無所計臺瑣省署之間也萬金之璧置之下邑之市委巷之肆顧者既少售之亦難移而之通都上國四達之衢四方之名商大賈聚而求寶於是則是璧也雖欲自為斂藏不沽知寶者固將不愛重價而購之矣吾子之去秀水而入民部也則亦離委巷而之四達之衢之時也何患不售哉惟吾子益重其實為天下寶之同志

之願也不肖平日交游漸就衰薄惟五子不渝而益篤佩之不能去心顧蹤跡之難并徒惘然於臨楮之際而已

與陸方伯

側聞下邦薇省暫借台望甚幸甚幸而道路阻越未由致一言之訊於下吏伏增注仰恭惟明公德業聞望著在縉紳出則為牧入則為卿只在忽遽之間閩中固非公久處之地也然尊公向以使節兩臨閩地遺聲餘風至今披拂人士而石谿君亦以校文持臬再臨閩地今

又得公坐鎮方岳敷德宣化父子兄弟之盛當世所僅見而閩人何幸得逢其盛此誠足賀也近於鄰境獲接石谿君教翰殊慰舊游而不肖所處乃少石先生舊地考其遺教幸得奉以周旋而永思賢哲儀範莫覩觸物即事皆足以動思人之悲又不勝其感也賤子視事以來奄及半年校閲迫戚凡百偬偬未有可以聞於大人長者之前因遣人攜家特致裁候之敬不宣

與吴用宣少參

某初自束髮入朝百無所知幸得與君同曹而官因謬從游辱君不以其童子之何知棄遺之且惓惓垂教焉今雖不能有知蒙然如往日亦竊有一二之知則皆君之所教也安敢忘恨睽違之久無能質君以其所知而求進其所不知也每一念此慨然興懷聞君拜官湖省與柜山君同地而官兩君之交豈非神之聽之使其中和且平哉余獨塊然守此無與為侶何異幽谷之鳥嚶嚶其鳴乎在喬之友而莫得其聲之應也詩不云乎寧

適不來微我有咎然則余之與君其跡之弗得合者固阻於勢之適然而區區之心君其勿之有咎焉可矣臨楮瞻切實勞我心別冊録詩乃在留都所作身病志衰仕非其好故見之於聲者不可勉强君試觀之而知其無復騷人豪士之致矣時有便者不惜見報為幸

與謝提學

不肖嵩畢東土試事方其視事之時猶能自强不見困病妄喜以為猶足以驗精力之未耗也日者火證大作

頭暈耳鳴心忡忡然而不能定常若有物乃知昔者之勞乆伏而盡發於是矣山東六郡耳已為困如此况如執事所督畿輔八郡之廣人士之衆視事又在不肖之後談笑而畢不煩餘力而畢事之後竊聞怡然休泰神力俱完足以見人之材量長短優劣相去遠矣如不肖之不敢望執事而去之遠固亦多端何止於此而已然於此亦足以觀矣本圖此月中稍稍整理規條與諸生共學而為病所困未能也如何如何向見運司中呈至

公移知執事謬以志事見辱夫雍里之博雅好學執事託重焉是也如不肖者舊學既踈而謫官以來益就荒落何足辱也屢見劉君問之云尚未就草統草脫之日執事裁斷潤色成編不肖僭引數言以發明執事之意附姓名而行於世則不敢辭且亦不虛執事之辱也若夫志之始終則固自知不足以與於斯文不敢妄承也相望伊邇思念寔勞所得時惠教一二不勝大願

復宗兵備龍門

向顲人裁候門下極為草鄙不敬反辱賜書答教拳懨之誼藹然可仰泉翁易測日在留都亦得受而卒業矣大抵宗祖程朱二氏之學而叅酌用之固宜其說之明而理之正也觀者但知多遵用程學而不同於本義殊不知實從彼源流而稍泒别耳然則以為背於朱學者不察者也僕茍且畢玆試事百凡踈略過失傳布必聞於君子之耳幸有以開示而教之尤為高雅之誼也

與唐荆川

側見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得在金陵而拘縶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饘粥之事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癯哉余居此碌碌殊愧吾子在菴君去諒能為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慚赧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

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慚赧悼恨者漸加少庶幾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為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檃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為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為益可信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子往往謬以為可進是非好而不知其惡毋亦誘而振之也毋益

友離居弱力下質愈無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見示無為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信率不盡此心

與王方南郡伯

違離台光奄忽踰歲而感念德誼依依如昨向者仗公之靈道路無恐以至歷下踐任之後遂及改歲凢百未暇修舉而賓興期近輒復行部而出矣始出之時大患薄力病質不足以堪此勞瘁或增他疾今考閱之事已

十畢八九幸而不害殊用自喜恭惟政善民安心用以和身其逢吉遥遹審尊候萬福為慰秋仲當蒞事棘闈冬初又宜以入覲行頗有不遑之勤然畏此簡書諸侯所以朝於天子而述職者也惟下土之民為觖望耳聞通衢新亭竟成三鳳之名公之所以敬禮二子而施及不肖之身者真不可堪然僕向者之言亦自可采何終不見聽也前所樹立不足以當公之所表章後所勉策黍必有以副公之所期待甚用愧懼然而深頌厚德勒之

心中則所以自勉者自是益不敢不力矣使僕將不自力以負公猶有道卿之賢也小价南歸專為迎致室人東來未能辭絶此路聊復爾一介行李或有所資於輿馬之費伏藉指揮惶恐惶恐臨書嚮往别狀更祈留神省察不宣

與張少越推官

向讀執事之文思見其人如隔世然卒獲覯止之願幸何如也向所以思見而不可得者固非特以其文由文

以僭竊所藴謂其蓄積充養宜必有大過人者及乎旣見也果慰其心之所思所謂蓄積之深而充養之粹卓乎有道君子也今人多以因文觀人為空言豈知言者哉且辱又臨下邦其蓄積之所發充養之所施將得以與被其澤而竊聞其風又大幸也向過東郡屬賤事方棘不得展此見賢之本心想亦鑒在高明也价還特此申問居起不宣

與胡節推

側聞榮拜比部固喜大賢之登朝而私恨下邦之失恃也古稱刑者民之司命執事旣以公平之心明察之智司泉人之命而人人得其所以生則其爲比部也固不習而已能且可以益大其施非止昔日之局於一郡而已也甚幸甚幸不肖受事東土以來幾及一歲碌碌無補於教化不足爲執事言之也餘暑謝去輕寒來歸想惟吉人所居明神茂相惟願益加頣護以副下情

與陳棟塘

夏間遣人至泉迎致室人東來曾附啓候門下不知公之以覲賀行也想不得於記室矣日者於郵筒中傳至公所貽翰教忽若從天而至長跪展緘讀之再四公之惓惓於不肖欲其有成而憂其不至誠所謂道誼之愛也自聞教以來益用講求體察於此心頗有獨覺其進者未有敢妄以語人又未得一見門下質其可否固當候他日也使節往來於齊之疆而僕皆不能遣一介之役候於境上罪也何言然公之待僕固不以此區區者

為敬慢也臨楮瞻切不勝耿耿

與袁永之

往從屠文升處得見君所為十懷四悼詩足稱作者矣今之為詩者何止千百人且各以自矜然實不得謂之作所謂作者盖出於我而無所緣於人者也故予謂君之十四首者當之矣黄德兆處寄至連珠一冊受而讀之誠不讓於古人豈君之自謦哉夢遊岱宗歌亦從可泉公處取觀之此等題目予固謂必待君之大手筆然

竊妄議此歌猶似為題目所伏矣以此見泰山詩之難賦而余之瑣蔑其敢復有意于此題耶泰山尚未之登即登亦不能有言也聞令子已青青者衿游於庠序亦足喜也君之内政曾有主之者否此乃義之所宜急圖既除服矣而弗議此則非予之所能知也闇泉公曾再遣人至吴否然余皆不及知故久未得候問足下非為簡也衡山先生王禄之君均乞為致意横塘新居所作必富畫録以惠我并懔悼十四首俱欲得之千萬勿惜

紙墨向在留都曾以絹托壽承轉請衡山公寫南江圖幸為我一促成見寄莫大之恵也病體不佳宦況不足𥙷聞耳也不具

與許龍石

先生問學行誼為一時儒宗末學未能遽窺惟是緒餘之發為詞翰者長篇短章巨軸小冊所謂鏘金石而諧韶濩騫鸞鳳而攫龍蛇者足以驚動遠邇垂示今後僕亦時時得從士夫之遊竊見一二焉以願見之切固欲

無介紹而求通不揆見接與否而冐昧以進也況於長者盛德不遺晚陋辱以書先有階可達乎事之不聞而身之多病因循不早其跡甚慢惟先生鑒其心而於跡畧焉則繼此尚敢有請也臨書向往不任區區

與陳約之

得讀湖廣録其二十篇之中詞致瓌竒文采偉麗者數篇葢超然而不同雖微吾子曉諭之予固亦能識其為名筆也是使秦漢之士復生授之以簡使為之亦若此

而已而余私心所不足於子者惟第二問策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誣其書以為讀之令人眩瞀而不可信是子於此數子之書未嘗潛心以讀之也夫學未到彼則於其言宜未能知既未之知則其不信也亦宜但不宜以己之不信而遂斥立言者之非耳吾子才高意廣卓越時流願稍自挹損盡心於宋人之學則其所就又當如何如予之不敏固知無所動於吾子之聽而抑其高志惟反求自得之日則其趣識自當不同耳便中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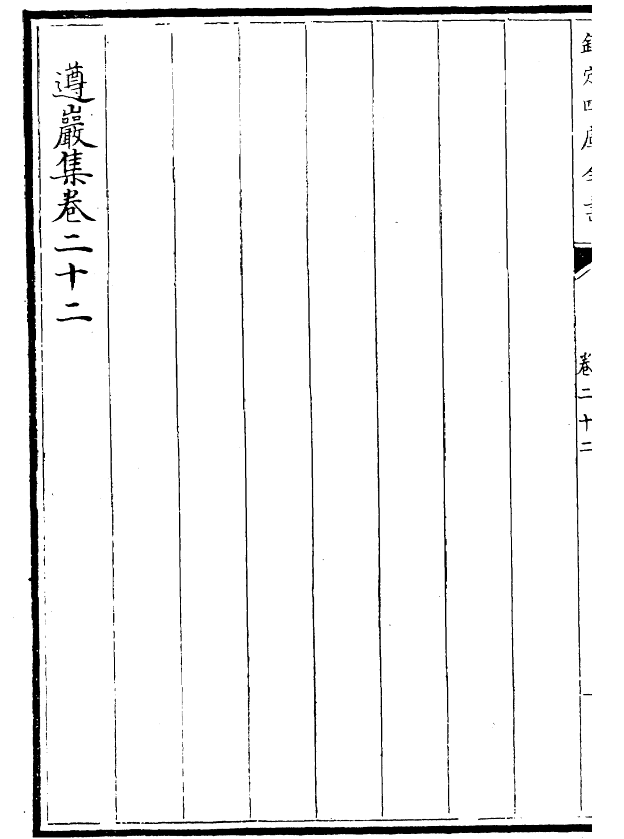
以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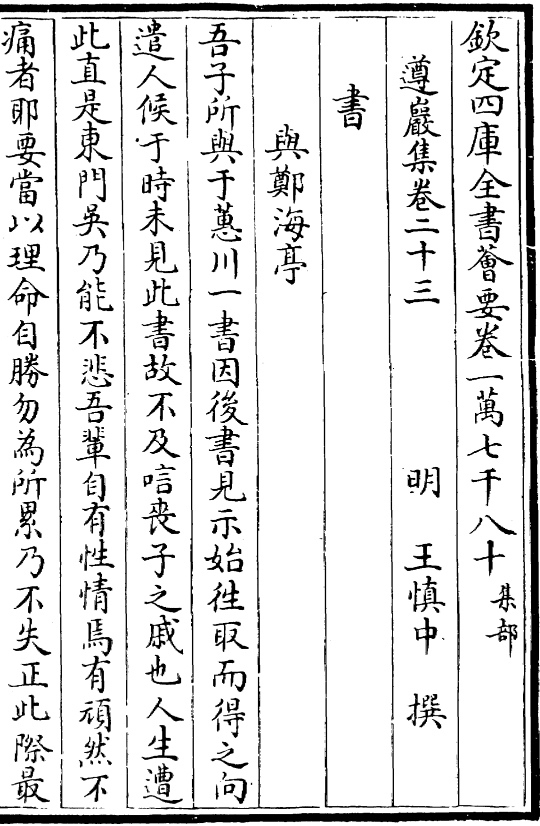
與丘集齋

病中得讀手教豁然開浣不覺痾之去于體也僕所與君書本出倉卒口占全無倫次且多直致之情豈可令他人見之以重余之不德也承教諄諄大意皆勉僕以聖賢之學欲其和以接物謙以持身朋友之誼無以加矣然僕竊窺尊意猶似未察愚心之所處而循今時之流議也殺惰乖戾皆凶德也僕雖不肖然自稍知為學

數年於此矣豈其謬迷已甚必欲蹈小人之凶德耶葢孔子言和而不同易以謙爲德之柄然則謙豈足恭苟悦之爲而和乃合汚同流之行耶夫和有所不同而謙必可以自持若必欲徇今人之耳目諧世俗之口而以爲謙與和吾恐其得罪於聖賢也且僕日夜自檢括其身往往徇人以非禮之恭而回心以從衆之所行而不敢矯之者不勝其多也中懷恐懼正患君子者責其不能秉禮由義不謂尚以不恭不和煩君之教諂也久之

君當自知僕誠不敢為過甚之行也惟是學術疎淺工夫鹵莽志不足以起信而迹易至于掐尤此則僕之所當益加體察修身以俟他日萬一之成而副吾兄惓惓盡規之誼者也近見管給諫奪俸之旨料兄亦在其中薄祿見削知無以堪然猶無他譴是荷上庇也感慰感慰僕邇遘疾患尚未能出兀坐一室與圖書相對雖節序更新塊然無徵會宴飲之娱亦自有一段趣味也臨楮惓往良不可任


遵巖集卷二十二



遵巖集卷二十三

明　王慎中　撰

書

與鄭海亭

吾子所與于蕙川一書因後書見示始往取而得之向遣人候于時未見此書故不及唁喪子之戚也人生遭此直是東門吳乃能不悲吾輩自有性情焉有頑然不痛者耶要當以理命自勝勿爲所累乃不失正此際最

是工夫勿云常情細事也向聞應常州已考績入都曽因朝覲人便寓書問之如子所示則書莫由致矣有歐巡撫便新識應常州士之相得固非茍然取人與取於人皆必有道令人但言受知於人者之難而不知知人者之尤為不易且如吾子為政受毀固多然使彼毀者數輩盡變而譽子亦不足為子重吾輩須認得此意端的始能不奪所守而淫于俗喜怒哀樂中節為達道而又有聞譽不喜聞毀不懼之說無乃近於木石其心而

非情耶彼以為其毁我者固不足懼而譽我者固不足喜如使賢者譽之毁之亦豈有不喜不懼者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非但觀人君子自考良亦若此吾子以為何如予近來讀易補見聖人之用追念昔者所處所履何以免於灾戾大抵乾震之卦必多危辭雖乾六爻亦不言吉至於用九言其所以用剛之法然後稱吉德已龍矣亢則有悔乾健知險坤順知阻此何等作用而其歸只在吉人躁人之詞多寡此與老子知雄守雌大

辯若訥之旨何異但聖人無私心而老氏一意自私其身所以為不同耳易之告人未有不正而得吉亨者而亦多貞凶貞厲之詞是凶厲亦正之所不免也夫過剛則不吉多言不免於險阻而守正亦有凶且厲此所以為易之道一也吾輩處世固不宜必有亨且吉之心而亦自有免於凶厲之道每每以此意自檢括頗能不以世故累心但恐信道不篤舊習未除終不免於補耳子去無錫想亦不久時過必行亦易之道也李生黼者僕

未詳其行然能潛心講究有稽古之長與虛誕浮薄之士作字寫畫者大不同也今之所謂富貴貧賤者何必其人之材德足以當之直有幸不幸豈為士夫者皆足以致富貴而此生獨以不肖宜貧賤哉不必深議之也應常州為此生刻二禮集解向曾許以作序未就也應君見寄一部已為人取去子到毘陵能為予寄一二部來尤望僕病尚纏綿不能脫然去體第為薄祿羈此不肖之軀豈有行志及物之效哉子居彼中頗與人接宜

詳得僕過失以相告曉而第以二三好言見慰何也子以為此便足以塞朋游之責乎非予之所望於子也相見未審何時臨書耿耿

與歐陽南野

自公晉位列卿同朝為學者始有主盟天下方想見此道大明而公復以憂去位不知少湖與雙江松谿三公在朝倡明和集尚能不替公之盛否也竊見一時士風吏治多封已而病民先身而後君豈彜性使然亦由學

問道缺本心不明故處義不精而易為放失也覺民救時其道在公或處或出皆有以係天下之重此海内之公言非吾黨之私頌也某閒居以來雖不敢自荒於嬉少有所用其心然夾雜姑息其為不明不精又有甚者無由置身公側日聞開發以去蔽警懦恐卒無所成矣公亦有以憫而教之與向往之誠非書可盡

與李克齋

俞都閫人來得聞廣中有交州之警度其事勢不過叛

將釁臣不得志於其國逃在海中未有所附而剽掠為寇耳想無大志異謀廣中兵力未為單弱既有諸公籌之在上而俞子為將臨敵制變自有所長當即就底平也每觀當今時勢極為明盛安平之候而閩浙有海上之師湖蜀有平苗之役廣中又有此警亦似紛紛然者平陂往復亦世界大分限常使小有戒畏不為無益於盛平而諸公往往有可仗之才自是世道之隆即如武臣中有俞志輔其人何但一障一陴之用其勇略不在

近時西南名將何卿沈希儀之下而潔已撫下則有古名將之風矣以此推之何得便謂今時無人也此中海上成功頗為竒偉柯遷之君碩畫妙策有此績效信吾輩之美談然夷人深怨未保永懲華威不萌報復之念否此亦有可慮也弟春來病意稍疎若從此以後益無病則精力尚有可勉學問之事又更妄有所兾於修明之益也老母病已全復得以娛侍想通家之契欲知也余不能一一亮之而已

與朱鎮山

自鄒魯以後天下言道德學問所出而以其地之盛為名者曰濂洛關閩蓋千百年之間能以地係於學問以名者僅四而已而吾閩與焉豈不盛哉近日此道寖微士者以學為諱乃有一二大賢間世挺出倡明斯道在江浙交廣吳會之間皆彬彬然盛而閩中未有興者僕輩忝先一日之達少有所聞而誠心實行不足以發之其愧負不假言而司化民成俗之柄之君子亦豈能無

責乎賴公之來身任此責閩士其必有興矣若濂水出道州周元公實終定居於匡廬遂以道州之濂名其所居蓮花峰下之溪則道德學問之倡固在江西也公江西人也來為閩督學使者衍元公之傳以與閩士共學教學相長師弟子交與以有成濂閩之盛今日再見之公豈能無樂諸生安得不勉哉僕以此言講於朋友之間信者固寡而公所畧取諸生之中亦多有不疑僕之言者至於吾弟敬中尤知領畧然覲其家庭請益之頃

語以文字之要則色喜而心喻其於性命之微言猶未能篤信而勇爲豈末藝可悅而淡乎至道無味可嗜耶兹往侍得聞公大道之要吾知其所悅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他日將諸生與吾弟之歸從而叩其所聞於門下者以私淑焉實大幸也臨楮向往不盡

與應儆菴書

昔人論朝廷方隅之緩急比於腹心手足如公之重不使居中宰制崇護腹心而膺方隅手足之寄宜天下所

歟望也然手足有疾未聞腹心得以晏然無事則公今
日所受之託豈可謂非天下之急哉自嶺南開府設大
臣經畧以來名臣相望而事業俊偉勲名可紀莫如韓
蘇州王陽明公變化運用之妙固在精神難以按圖求
駿然規畫措置亦必有跡或可講求見之施行未必無
所助於經畧之一二也近聞鄭韶州有不得於職拂衣
去郡此公最為不欺其心能自信其所守者官雖蹭蹬
而其人品固同年中之賢者公在彼而不能伸一老同

年之志竊以為公有責矣不獨同年之私也嶺南為郡才力或有出韶州上者自守不變未必有加之者公在彼而使賢守不得終其治又恐天下有以歸責于公也今時耳目重官位忽人品便謂一僻郡老守欲去則去何足深置論不知古人重事體有一小吏賤僚之去就而係於政俗之得失者亦不敢輕豈可隨時耳目不以為意也弟廢人也不宜妄言唯於公可一發其妄耳非公亦不能諒其愚也冬來嶺外氣候彌佳伏審道躬有

相餘不一

與羅念菴

別久雖不及相望問何嘗一日不仰下風友人沈子來自安成得兄所寄手教留都毘陵侍游丰神究然若覩浣慰無任束中相望之意尤切至不肖茍簡自恕以為此心少有所明便倚此小明隨處把照如兄視之乃是昏昏耳明者視之見其昏昏而自以為昭昭此乃昏昏之尤者也此事非脫出鄉井網罟與兄相從掊擊刮洗

使塵腸臟臟蕩滌無餘庶得真氣再生丹元復返不然此昏昏之體終日為主何由得見大明中天也悠悠空度不自發心恐終於此而已臨書悔吝如何可言

與李中溪書一

庚子歲在汴臺獲通荆川之問方圖繼續相聞辛丑之變雲翻雨散令思之如夢追談之亦何異説夢也棄置不復云如弟之陋廢而閒居談道著書尚有用力處而不以區區名勢得失者動其意況如凡之高明竒偉者

乎所恨者各生遼絶遐阻之鄉嶺限海帶如各一天不獨凡養性綴文之益僕無由請而僕之策𩀱磨鈍黽勉一得之愚亦無由為凡盡之也如何如何明倫堂記曾録寄武進唐應德凡并與書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詞章而已其義則有宋大儒所未及發其文則曾南豊筠州宜黄二學記文也唐君復書感有所契不以予言為妄也然世之名能為文詞者舉不足以知此亦可以嘆近世文獘而有志之士不得有明也周戶部誌銘李

尚實行狀不獨其文而已其是非不敢苟者乃吾所以為文之道也兄如信其道則可因此文而知二人之為人矣家居治心講學之餘不免為人牽挽作酬應文字亦不敢苟而必有法以無刻本不得相寄然未嘗不坐此取謗方用世時好行驚衆之事以名怨嫉今不用而退于家復為驚衆之言以取譏議是無所往而不得謗也然吾亦何暇恤哉非敢不恤也道本如是而不可變恤則非吾所學之道矣兄以為何如久思欲與兄相聞

絶無便者茲舍親往佐嵩明州嵩明不知去大理若干里然托黄君以必達也有便幸無忘報我

其二

想念無已而絶無滇行之便向曽因舍親佐州于嵩明者有所寄于兄托以必達竟不得一回信不知達否去歳正月伍鴻山行可以寄矣而值弟新有内子之喪才數日耳正坐摧楚中豈復記此故不及寄也此心惓惓度兄與我同耳百粤南詔本遼絶遐阻之地而吾與兄

偶生其間勢固難以常相聞惟此心不相棄足矣雖是如此而勢猶可圖以相聞又不宜付之爲難都漫然不省也故弟亦不能無望兄之見答也不審兄比來所得何如閩雖遠地然據泉州今已爲聲名繁盛之區故弟所處頗苦應接不給如兄所居恐終是簡静也簡静中所得自當與處煩擾者不同况兄才力誚絶又十倍於吾乎故弟尤欲得兄見答以知其所得因以自勗而求進不獨契分之厚欲聞動止以爲慰爾也弟自辛丑罷

歸以來八年之間一遭先君大變之後視息苟存勉營
葬事已爾然非人矣葬未久而連有母家妻家父母喪
葬之事又族人大小功之服亦相繼而有且多有貧者
至殯殮之費皆當出於吾手又其子皆愚并當為之調
護指授吾以為此皆學者經綸大經之條件節目不敢
不用其誠了此未給而吾室人又亡神損於情傷而力
匱於禮至故不得肆志於學問然此事亦未嘗一日廢
特其工不專其心不一為可恨耳今士夫居家者田舍

戚戚之外則以聲色博奕酒食為娛弟今者惟絶去此數者故亦有為學之功至於田舍雖藉先人之餘不為不厚亦稍有區畫使一二力治之而已不以煩我也獨不幸室人化去上侍老母下撫弱子無相助者此一苦事終無處法故令雖日月已除而感物觸事悲便到心有可念者奈何久不寄兄而此一紙都叙苦楚無一嘉話亦以示家庭無飾之言見吾與兄之好有同骨肉也紙盡不復云云情則無限也

其三

頃曾托伍鴻山以寄兄今因王賓竹之便再此具候然伍氏子實與王參知同行則此二簡當一時至也吾鄉有洪芳洲先生文詞直得韓歐曾王家法與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視荆川不啻王深甫之於南豐張文潛之於東坡充其所極當爲本朝名家今行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學如此而其爲人峻潔忠信卓然有古獨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錙髮亂志尤爲荆川所敬吾輩駁雜

視之真有愧也與僕亦相知故録吾所作偶有與此君來往者數篇以寄兄亦欲兄知吾閩中近有此人也其人之文想海內漸當傳之或流播至遐遠兄將得見之既有言存胸中見其文因論其人雖不相面亦自樂矣閩楚相去有若異天偶值伍王兩公宦彼中此吾兩人者相聞之一大郵便宜加意有以示我勿孤區區之望

與華鴻山

借叙佳稿極知不揆然於往日游世浮跡盛衰用舍之

際言之有可感者雖文不為工而其意獨至矣至其所以致推慕感憤於兄者亦非茍然也僕常愛歐陽六一所作釋惟儼秘演梅聖俞詩集内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常有意學之而才力況趣終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蓋因兄之雅以稍發吾文而非吾之文能有加於兄也文中徑書尊字他人觀之疑其不恭然此雅道也不可以俗格亂之非兄不能知也僕為文其不售於俗人耳目有大於此者而

區區自明其細者又可笑也風便賜教使知可否如何

與翁東厓

去歲之事草野所聞已不忍言況公親見其慘又膺其責其為痛心疾首又可知也正當仗公英略碩畫一剪此醜以雪幾輔數萬生靈之憤而遽有所罷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方公起時僕聞之慷慨增氣為賦十詩未及尋便寄公不久而聞罷報矣然詩在篋中他日小集載之自是一題目不但稍有佳句為可存也既存稿於

家亦不免使公見之想憂國赤忠一日不能晏然自休而覽吾此詩又當增一感慨也何日再見公之出為國家立大功而果為生靈雪必報之憤也鄙人日夜望之臨書惘惘何由得盡

與陳虞山

郡幕陳君未來傳者已知為公之猶子日夜望其至欲一問公起居及其至乃獲領公手教下懷仰慰如何可言且知公春初體中不康久之而後復既懼且喜今海

內者舊論喪殆盡獨公巋然如靈光之存雖不用於世然以一身存當世之典刑起後生之瞻嚮其所係為不少而其功亦不為無所裨於斯世者矣故某尤祝公之算於無窮以久為世道係也奏議序已竭區區之思所以發明推仰之意竊為獨至此非敢以為報賜之效蓋此道自當如此有前修先達則必有後進晚學能言之人為之形容盛美以行於無窮此道甚稚而今將亡矣故僕偶得託公之奏議以為此文而明此道於將亡之

時亦自以為幸也惟公鑒之

與李三洲書一

頃從淨峰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為此公紀述大征之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鋪張盛美揚厲壯鉅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揚雄贊趙充國韓愈紀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脩侯征義和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樊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為後世法亦何所考據而

傳之耶僕謂淨峰公之功烈既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媲隆周雅載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令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聳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令此公又當與公共厎平蠻之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為令時所好常欲存之以示後不意公獨好之故聊及之以資經武之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其不

為妄且易與晉人之言善為師者好以整又好以暇度公之整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公之暇也

其二

公在邊有征誅之謀籌兵算敵諸務方棘在他人處之宜嚴戒倥偬不遑朝夕公獨能論文觀理窮眇造微有講習之益如在氈茵燕息之間信可慕也僕前啟有能整而暇之說以令觀之公之整也甚能暇矣僕嘗言俎

豆之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是此事也衛靈自以陣法為問殆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當時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於是軍旅俎豆判為二事而雍容細謹為文儒之習暴戾悍忮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何意於公一明茲惑淨峯蓋已進於此道公與共事尤為奇特湖南之功知非二

公難事所示文評尺欽高識僕爲此文實不期有能好者之出於今要以待於天耳何意有公與我同好也其敢不爲公盡方欲詳論而使者立於庭不能少留半日故未引其端俟專録拙稿訪便寄去併爲一論之也

其三

頃閤適得唐博士所持公見貽書教欣慰無量急發緘莊誦仰見大賢之度直以國家天下事爲心而不以一已得失自撓既深嘆服亦自喜能知君子之心而彼區

區以小人之腹相量度者果失之也然公以今日所處為辱恐猶有少介然於此矣公事功進為身心修益昭然在中外至於當事任責卓有所見與共事者不合不肯少改以相徇坐是異同失位而去此亦俊偉明白事也而於公豈有辱哉公於僕所喻無閒故僕輒盡其愚如此若夫一書之中首尾反覆惻怛洞達誠有古大臣之風他日任天下之重開誠布公忘已用人以共為天下之事非公而誰竊為天下望之嗣此尚再布

其四

兩賢同時而不相知者自古有之或學術講明源流過別或事功建立規模絶殊然要兩不失為賢耳又有兩賢相知而偶以共事意氣議論一氷一炭至於事已論罷輙若金蘭此皆古人之所有果其為賢正不在於事事牽合言言勦應也僕於公與淨峰公幸辱一日相與之雅竊知二公之皆為賢者也湖中征苗之役一氷一炭僕不以為怪蓋古人有如此者然不知二公意中能

絶無所介而懽若平時否甞有客過我草堂談湖湘之事云淨峯之功且成者客曰此大非李三洲所喜吾艴然不悦以為何待賢者之淺大抵俗士無識往往以已意度君子真可笑也僕既斥客復舉以似公夫異同起於國事而平生契誼不為之損非公之賢其孰能之僕非知公之深亦不以及也客又有談公與張公一在官中一在家中各絶口不談及前事此雖氣象深厚體段凝遠然又近於有意者僕亦以為不必如此也不知公

亦以為何如平生惓惓仰慕之心欲公即出以膺當世之責而見吾道之行實如饑渴臨紙殊不得盡伏惟有以教之不宣

與李嵩渚

汴上宦遊無他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欵芳論揚榷於風騷之場此為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閒或追數践歴事迹輒有感歎遘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李登吹臺悲歌

酣詭皆傳為後人美談久而不泯吾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迹有記於後耶然諸君子當時皆旅遊寄寓其迹為奇吾方擁旄乘傳從事於文法體勢之間固不能為奇如高適持節彭門令人亦不復道說而瀼西夔門杜甫融顯之與漂泊其得失固如此夫吾今已廢宜可以為奇方圖出游自計已悔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狂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為奇且將被逐見譏糧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未決敢舉以似公夫往者既失之而

令又度未可得幸有以釋其疑而决其計也數年不通書又不作寒温之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怠見答也願言之懷殊不一一遊記二篇聊復請教

與汪直齋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意冀有一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令其文成

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秖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為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歷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歷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為一代所傳二文要為差彊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黄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

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為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為差
貶焉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
而記學之文其難為工如此況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
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
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搨數
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與紀山侍御乞集序書

竊謂文之在於世乃天地所具設民物所露呈而聖賢

者獨能觀取而類撰之故雖聖賢不常出而此文未嘗泯絶以天地常存而人物生成於其間如一日故也不然以某之愚何能有知而敢與此文於大晦幾絶耶以其不明之久弛壞殆盡而得與於此文者乃偶出於某之至愚其名姓事行官位年輩不足以驚動人之耳目信之者必不篤從之者必不衆固知無所益於此文之明且行也然所謂明且行者非人人皆信而從之之謂有一二大賢者學通於今古之得失而其言足以定是

非而曰是文也聖賢之文之遺也則可謂之明矣執事之言足以定是非者也不肖願乞一言序而存之以俟同好者共論之非期不肖之文行也將有望於聖賢之遺之傳之有明也惟執事嘉惠之非不肖之幸也古之序人之文者皆不必其既亡而其人之文之刻又不必其人之尚在故不肖敢力辭執事付梓之舉而僭乞一言之序惟許其辭而副其所乞則相知之真相愛之至具有之矣

與陳少岳

無所因緣而相知此特達之遇古人有之而非世俗所宜有也公於鄙人一見而有辱交之意且其意已存於未見之前神情契合有不在接遇談說之頃者豈非無因緣而相知者耶公才學德業擅名一時人方有望於我而我無所資於人顧獨惓惓於鄙人如此信古誼也第愧頑拙謭陋行能學術無所比數有負特達之知耳頃者談及鄙文有欲見其所作而教之之盛心僕既無

他長惟於茲事有少用力處方願為公一出以求鑒正而況其有意欲見之乎謹録數篇褫為二册蓋家居之作此亦十之六七矣倘蒙鑒觀定其可否而特賜一言之是非使知所向實大幸也僕於文字固有用力而文字之外亦不為無所用其心者惟公觀其所為言而又求其所以為言者則僕之用心為不孤矣然非公亦孰能覲之瞻溯下風敬俟鐫誨

與沈古林

頃見書院中所刻雙江論學四劄切磋講明吾道之幸竊窺劄中往反之意惟南野公之義為精而雙江公所駁反不足以易之者倘得二公之劄並觀之因以究其往反可否之詳則於至當歸一之義雖暗劣如不肖亦或得以有省矣惜不及見也公以為何如舍弟輩還敬領尊教仰知惓惓相誘之至續於葉生處收得見寄試録葉生於後進中最為佻達既見公之後氣質自覺有變信乎人之不可不聞此學而賢愚大小皆必從此得

益也王武陽在莆朱圖泉又繼來漳州二君皆卓然有
意究竟此學欲與同志之士共為之令武陽蹔以試事
離莆而朱輙擢他官以去真可惜也令公且投此種在
閩中待後來有人相與灌溉耘鋤則必有豐年矣使吾
閩有粒異日當思誕降嘉種有相之功也僕已是下得
蒐稗種子雖逢農師亦徒費造化為之奈何來教猶
且退然自引以為勉我之地此意之厚真何可當龍谿
公會言似覺誇掖意向之詞太多而直截指示處微欠

豈接引之法當然耶然使學者人人得見熟讀深味自不為無益公嘉惠盛心亦可見於是矣憲節何日離閫便中亦及當圖領教也

與黃洛村

使至得領仁兄手教深慰懷仰且知官中有獨賢之役而仁兄之意不以為病僕於此竊窺學力所在夫獲上治民乃誠身之功是知唯諾進趨皆非鄙迹鞭撻追呼不為俗事令之君子不知為學其於事使之際無非眦

援歆羡之私就其最材且智者於上未嘗不獲於民亦能有以治之而非誠身君子之上獲下治矣由其不明乎善也仁兄之學驗於實際宜有以自樂僕亦能與知其樂若乃當道倚托之重諮諆之信與夫謌誦趨赴之出於民者豈所以語仁兄之治獲哉僕索居獨學極知寡陋常懼所得偏蔽不足以合乎大方偶因復教妄論及此非以揄揚盛美實欲質其所見以求是正如其契合與猶為乖謬均乞賜之一言使知可否則為益不少

矣病中未能請正於問學雜詩十首録稿呈教此亦欲
知可否者也

與傅錦泉

南宫奏名為天下第一吾黨之喜可知也然不敢馳書
修賀問之儀已於家問中屬吾弟道原為述此意不圖
執事者不罪僕以自外而辱賜之書仰知執事所處之
雅矣書中詞旨見待尤至鄙人何足以承之此誠執事
不得自諉雖海内一時魁宏傑出之才猶不敢越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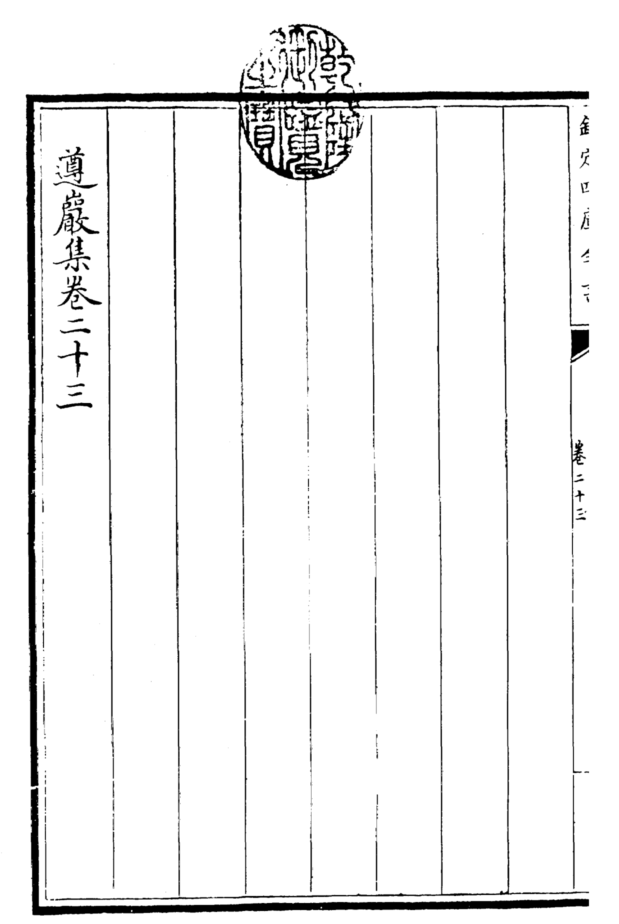
而當此也況以責之極跡至陋之鄙人乎皇恐不敢聞命人之才力賦受各有所至不可彊致亦難以相易以韓昌黎之好古而經訓不敢贊啖陸輩之詞史法不能與劉知幾之論雖晚作論語解及為順宗實録實録非工筆論語解不能行也有宋蘇曾之賢而窮經訂史亦自為人二公不能兼也是則執事所論乃唐宋二三名家所未能及僕又何足語於其間而猥以見待耶此僕所以皇恐不敢聞也抑所謂憂勤惕厲使天理常存人

心不死者僕亦竊有所聞焉而非如執事見命之謂也未由奉質書不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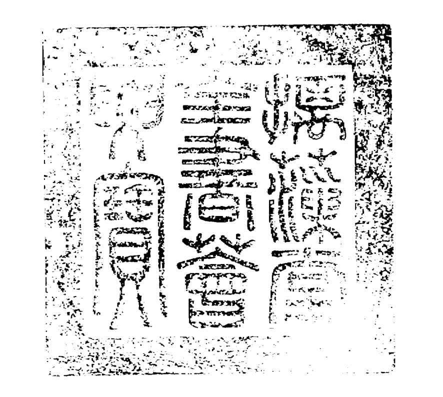
與尤思所

伏審尊眷至任亦且多時琴瑟在御蘭玉滿前其樂可知又望大椿於雲山之外徑繫遥思而家人能言其居起之安志意之適亦足樂也即吾所以致思於父母嘉育乎妻子者以盡心乎民則所以老一邑之高年而慈其幼者只在心誠求之之間必不至於遠而不中矣思

所以為何如



遵巖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
謄録監生臣蕭準